

QINGNIANXUEZHE



孙承叔 著
王 东

CONGSHU

对《资本论》历史观
的沉思

青年学者丛书

青年学者丛书

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

(现代历史哲学构想)



学林出版社·孙承叔著
王东

责任编辑：陈达凯

封面设计：沈蓉男

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

（现代历史哲学构想）

孙承叔 王 东 著

学 林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9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 297,000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7-80510-068-3/B·2

定价(软精装) 4.70 元



孙承叔(左)、王东

作者简介

孙承叔，上海市人，1948年生。1968年高中毕业后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任牡丹江农场管理局党校教员。1981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1984年于复旦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该校哲学系讲师。近年来，与王东、张翼星合作完成专著《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改革之路的哲学沉思》，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20篇，其中《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与当前的经济改革》被评为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优秀论文。

王东，北京市人，1948年生。1968年高中毕业后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学系。1982年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工作。1985年于北京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该系哲学系讲师。近年来，除与孙承叔、张翼星合作的专著外，先后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2篇(与他人合作)被评为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优秀论文。

2-1121/06

有位未来学者声称，今天社会的显著变化之一是：人类社会已从“年轻人向长者学习”的“后喻”文化，转变为“成年人和儿童主要都向同龄人学习”的“同喻”文化；下一阶段将是“长者向年轻人学习”的“前喻”文化。

事实上，年轻人与年长者之间总是互相学习的。如果把这位未来学者的说法绝对化，不免失之偏颇；但他指出年轻人越来越走在前头的趋势，则是很有见地的。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理论界就有一股颇为引人瞩目的“前喻”文化潮流。一批青年学者奋然崛起，以犀利的锐气、独到的见识和严谨的学风，向我们展现了不少令人振奋的新的研究成果。这决不是偶然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形势为这批新人的茁壮成长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壤。

当前，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观念形态，同时推动着人类知识系统的高度互渗，新领域、新学科、新课题不断地被开拓。面对这新情况，年长

出版前言

CHUBAN
QIANYAN

者和青年人必然地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由于青年人拥有思维结构灵活的优势，因此可能思想更解放，更勇于探索，他们的研究也就可能更富有生命力，更富于创造性。

面对学术理论界新人辈出的形势，出版工作者有责任把他们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这对于我国学术的繁荣和新人的成长都将是十分有益的。为此，我社决定出版“青年学者丛书”。

出版“青年学者丛书”是个新的尝试。我们渴望这套丛书能获得青年学者们的支持，向我们出示你们的最新、最佳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们也期待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给予热忱的关怀和帮助。毫无疑问，任何新的成果都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获得的；任何一个青年学者的成长都有赖于前辈的扶持。

我们和青年学者一起瞻望着中国学术的未来。

学林出版社

作者 对本书 的说明

本书的主旨不在于引经据典地论证传统哲学教科书原理的正确性,而在于进行新的探索,着力于对《资本论》及其3大手稿中所蕴含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整体开掘,探寻马克思历史观的整体结构,发掘那些至今尚未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具有生命力的新的生长点,以突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

历史要进步,哲学要发展。3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使我们领悟: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尤其是作为理论思维最高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再不能面向过去,注释经典,而必须面向当代,沉思未来。“站在马克思思想的基点上,吸收全人类文化的最新成果,创造出当代水平的历史哲学”,这就是我们近年来哲学思考的焦点,也是本书写作的主要动机。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资本论》问世以来，已有120年的历史。它经受了历史风雨的考验，至今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是政治经济学著作，又是哲学著作。正如列宁所说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被结成一个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发掘这个思想宝库的珍藏，需要广阔的理论视野，坚持不懈的努力。

《资本论》发表以来，对于它的哲学思想的研究虽然做出了一定成绩，但同其他方面的研究比较起来，不仅起步较晚，投入力量较少，成果也不够显著。这个领域的研究，至今仍然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仅从我不完全的调查结果来看，直到本世纪50年代，集中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专著，仍然是屈指可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苏联学者罗森塔尔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等书。从60—80年代，苏联又出版了十来部有关著作，但大都侧重于《资本论》中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等方面的研究。西方和日本的学者，近年来倒是出版了一些专门研究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书，但很少是对

序

XU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历史观进行专门研究的。我国建国以来，对《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比较认真的研究，并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而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只是从60年代开始才有人写出著作，至今虽已出了几本，但还没有一本是研究《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的专著。人们迫切地期待着这么一本专著的问世。

《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以下简称《沉思》)一书，专门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唯物史观进行了探讨，终于在这个鲜为人们问津的领域及时地餍足了读者。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填补了《资本论》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白点”，可喜可贺。现代控制论的创立者维纳曾这样论及选择科学发展的突破口的战略问题：在科学发展上可以得到最大收获的领域，是已经建立起来的部门之间的被忽视的无人区；正是这些科学的边缘区域，给有修养的研究者提供了最丰富的机会。可以说，《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史观，正是属于这样的领域。《沉思》的作者选择这样的区域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掌握了理论创造的最丰富的机会，写出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值得认真地向读者推荐。

1. 这本书的研究课题关系到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思想实质及其方法的重大问题。《资本论》的创作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实现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认为马克思没有自己独立的方法，说什么“如果在经济科学的进步方面毕竟存在着某种指望，那么应当是利用学院派的方法（指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方法——引者）来解决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乔安·罗宾逊：《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商务印书馆版，第62页）。这种观点虽然毫无根据，但它却从反面提醒我们：认真探讨并阐明马克思的方法，特别是在《资本论》中的方法，不仅对于指导我们加强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探讨，而且对于回答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各種思想挑战，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本书通过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认真探讨，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人们表明：马克思经济学不仅有自己独立的方法，而且它还在创作这部伟大著作的过程中，创立了社会认识领域里唯一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它不

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制高点。《沉思》还用《资本论》创作的这个成功的范例向人们表明,方法论正确与否是一门科学的探讨能否取得显著成果的关键。本书所做的沉思对于学习《资本论》中的方法(特别是唯物史观),准确地把它用来指导当代的实践,是有启迪意义的。

2. 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时代气息较浓,思想成果富有创造性。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着眼于当代,吸收人类文化的最新成果,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与现实联系最为密切的唯物史观,使公式适应生活,而不是强令生活服从公式。本书向我们表明,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断地向理论思维提出各种新的问题:什么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和特殊规律?为什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如何根据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选择多样化的劳动方式?精神生产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的特殊规律是什么?人的主体生产力的开发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如何做到人的需要和社会生产的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和个性全面发展的关系如何？等等。这些都是当前提出的一些亟待回答的难题。作者在本书中不回避任何尖锐问题，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努力做到言之有据，并且富于新意。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深深扎根于生活实践的思想体系，在剧烈变革的时代和历史转折的关头，它的发展往往是把唯物史观方面提到突出的地位。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都一再回到欧洲的 1848 年革命。因为这次革命是他们生平事业的中心点，对他们的理论作了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并且突出地发展了他们的学说。这次革命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时期的开端。在我们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这样。本书的作者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国情，着眼于历史变革激流中的新问题，力图采用新的角度、新的方式发掘《资本论》唯物史观的思想底蕴，为当前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寻求思想武器，并试图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对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哲学问题做出总结和回答。这无疑是一件具有开拓精神的工作，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3. 本书对于如何回答现代科技革命提出

的各种挑战，也是值得人们沉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还在当时的物质基础上预见到从萌芽形式存在的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为揭示科技革命的实质提供了强有力的认识工具。现代科技革命好比一个伟大的杠杆，它在发展的进程中，正在给全球性的历史过程带来一些新的规律、新的特点。生活在 19 世纪的马克思，当然不可能预见到 20 世纪这一变革的种种细节。但他却以“见微而知著”的深刻哲理，透过历史趋势的萌芽，预感到劳动过程和科学发展将要发生的某种历史趋势及其可能引起的根本变革，揭示出劳动社会化和科学产业化的发展规律，等等。

在着手从理论的高度来对现代科技革命进行思索时，批判地考察西方“未来学”提供的种种资料和素材、经验描述和具体预测，是有必要的，甚至是一条值得重视的途径。但是，这并不是一条根本的途径，更不是唯一的途径，决不能把借鉴西方变成了简单照搬西方。《沉思》一书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颇有价值的新鲜课题，就是有必要专门研究一下“《资本论》中的未来学”，

特别是其中关于科技革命的哲学预见。看来,即使从“未来学”的角度来评价《资本论》的意义,也是一部比某些现代西方“未来学”高明得多的著作。原因就在于,蕴含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未来学”,立足于深入剖析具有必然性的物质实践活动领域,并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考。因而它的预见是有科学前提和根据的,既不是凭空的臆想和虚构,也不是局限于表面现象的经验描述。

4. 在探讨《资本论》的唯物史观与现时代时,作者比较注重对《资本论》3大手稿的发掘,这是该书立意新颖,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长处之一。首先,由于《资本论》手稿(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50卷)内容十分丰富,只是近些年才陆续公之于众,在我国翻译出版则更晚一些,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比较全面的认真研究。其次,《资本论》手稿不只是创作该书的思想库,而且是创作它的“实验室”,因而不仅有助于再现马克思的内在创作活动,而且有助于完整把握《资本论》历史观、方法论的理论内容。

在《资本论》创作的过程中,研究方法和叙

述方法是辩证统一的。在最后完成了的《资本论》定稿中,虽然也以浓缩的形式再现了研究方法,但人们看到的似乎只是叙述方法,因而导致对《资本论》方法中唯物主义基础的某种忽视。而在《资本论》手稿中,我们却能更多地、脉络更清晰地看到在叙述方法之前,还有一个研究方法。《资本论》各个手稿明显地体现出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各个步骤。其中特别是它的第一个手稿,不只是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在哲学的、逻辑的思维上也有更丰富、更突出的表述,甚至比《资本论》定稿更深地留下了哲学思维的思想足迹,保留了更丰富的哲学内容。因而可以说:要完整地理解《资本论》,不研究3大手稿是不行的;要从哲学高度完整地理解《资本论》历史观、方法论,不研究3大手稿就更不行。《沉思》的作者基于上述原因,在深入探讨《资本论》的同时,特别致力于挖掘手稿中的唯物史观思想成果,这样就使得它和现在流行的哲学教材、论著比较起来,增加了新的思想源头和理论内容。

5. 在研究课题、研究方法、史料发掘、理论阐发等方面,该书都显示出匠心独运、不落俗

套。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而是由于作者具有较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广博而又扎实的知识，善于积累资料，博取众长。“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沉思”，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共同研究课题。孙承叔同志曾就教于复旦大学胡曲园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已崭露头角，并把发掘《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史观作为自己长期钻研的课题，锲而不舍，步步深入，走的是一条坚实而富有成效的治学道路。王东同志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攻读哲学硕士、博士学位，他刻苦治学，善于思考和提出问题，具有攀登理论高峰的素质和毅力。他的博士论文《探索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计划”（对〈哲学笔记〉的沉思）》得到了国内哲学界一些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在此之前，他们还合作发表了一系列的专题论文，出版了专著《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改革之路的哲学沉思》，为本书的理论创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由于《资本论》的内容博大精深，结构宏伟、严密和复杂，加上《沉思》探讨的主题是这部伟大著作的唯物史观与现时代的关系，既要求在理论上要有较深的准备，又要求对现实有较透辟

的理解，这就大大增加了它的难度。两位作者虽然对《资本论》这一巨著做了认真研究，但是从写作该书的时间过程来看，毕竟不是很充分的，推敲琢磨也不是很仔细的，有些观点难免有不够成熟或不够确切的地方，可能会引起人们的争议。我相信，由于他们具有青年学者的锐气和锋芒，既敢于知难而进、提出自己的新观点，也会有勇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同走向新的高度。

刘炯忠

1987年3月于北京